

哈珀·李與卡波蒂



我初次邂逅杜魯門·卡波蒂(Truman Capote)是在一九四九年他的處女作《別的聲音, 別的房间》...

不過我在這裡要談的是《殺死一隻知更鳥》的作者哈珀·李與卡波蒂童年時代的關係。八十五年前, 在南方阿拉巴馬州小鎮...

兩個小孩後來都成為名震世界的作家。現在《殺死一隻知更鳥》與《別的聲音, 別的房间》都成為大學生的必讀作品。哈珀甚至幫助卡波蒂寫了他的名著《在冷血中》...

卡波蒂於一九八四年逝世, 哈珀今年八十九歲, 仍住在老家原址。他們以前從未發表的作品將陸續出版。自從哈珀·李的六十年前舊作《尋找一個看守人》...

黑人作家奈里認為, 兩位名作家都生長在南方小鎮, 既是鄰居, 一定會對當地人物舉止寫成故事, 我們作為讀者的興趣是, 他倆對當地事物的不同看法。在《尋找一個看守人》中, 哈珀常講到童年時代一個名叫狄爾的好友...

即將出版的卡波蒂短篇小說集, 也談到在南方小鎮的童年生活。這些從未發表的作品原稿, 是一個名叫彼得·哈格(Peter Harg)的德國出版商在準備出版德文卡波蒂作品時偶然發現的...

兩人都不覺不能終生居住在南方鄉鎮。哈珀不愛與其他女孩在一起玩, 而卡波蒂則自幼懼怕粗魯男孩(按, 卡波蒂後來成為紐約同性戀群體中的著名人物)...

哈珀·李曾在一次採訪中談到童年時代她與卡波蒂的共同興趣, 以及他的與眾不同。他倆初次相遇時, 她僅六歲, 他七歲。據說某次, 卡波蒂在萬聖節晚上, 在家中舉行派對...

卡波蒂成名後遷往紐約, 僅二十幾歲。哈珀聽說, 也去紐約寫作, 時年二十三歲。不過他們之間互相妒忌, 尤其是在《知更鳥》得到普利策文學獎之後。卡波蒂嗜酒, 於五十九歲即因肝癌逝世...

惟我彭大將軍



死後, 家中赤貧。十歲那年, 大年初一無米下鍋, 祖母帶著兩個稚齡的孫子出門要飯。他從小就有劫富濟貧, 為窮人找出路的思想...

馮進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 彭德懷(一八九八—一九七四)給毛澤東寫信, 指出「大躍進」以來黨工作中的嚴重錯誤, 特別是經濟建設中的「浮誇風」和「狂熱性」...

畫中的魯特琴

李夢



拍賣季又到。各大拍賣行迫於淡季壓力, 紛紛尋找別致主題, 試圖在「現當代藝術」或「二十世紀中國書畫」等常規拍賣場次外, 開拓新空間...

老牌拍賣行佳士得為今年秋拍想出一個新題目是「音樂的藝術」。在上海和香港的兩場私人洽購展上, 他們將展出從藏家那裡搜尋到的八把古董琴, 包括五把斯特拉迪瓦利和三把瓜奈利...

為這場特展, 佳士得專設互動頁面, 上載知名小提琴家演奏名琴的視頻, 並回溯小提琴及其「前身」魯特琴(lute)與文藝復興之後歐洲繪畫的關聯...

中國歷代文人向來推崇「多才多藝」, 琴棋書畫樣樣精通。畫人寫不出一筆好字, 或者吟詩者

琴藝不精, 就像今天的文藝青年不會彈結他或者說不出「村上春樹」的名字一樣, 是一件多少有些丟人的事情。同樣的, 如果你誇讚文藝復興或巴洛克時期的歐洲畫家多才多藝品味高雅, 他們也恐怕會激動得臉紅起來...

真蒂萊斯基是其中頗具代表性的一位。這位活躍在十七世紀上半葉的巴洛克女畫家, 每每藉由畫布呈現《聖經》或神話故事中的愛慾和死亡, 被後世視作後卡拉瓦喬時代最富個性的意大利畫家...

可是, 「女漢子」真蒂萊斯基也有溫柔安寧的

一面, 特別是當她畫畫累了端出魯特琴來的時候。以一幅創作於一六一五至一六一七一年間的自畫像為例, 畫中的真蒂萊斯基身著寶藍色寬鬆長袍(你知道當時的藍色顏料有多貴嗎?)...

如是以「琴自比」的意味, 在卡拉瓦喬那幅《彈魯特琴的男子》以及十七世紀荷蘭畫家莫勒奈爾(Jan Miense Molenaer)的自畫像中, 亦能見出一二。以後者為例, 畫家面向觀者坐着, 右手端着魯特琴, 左手調弦...

其實, 魯特琴這一意象在當時的油畫作品中出現, 每每別具深意, 要麼以琴喻人, 要麼成為「美感」與「品味」的承載。在荷蘭畫家小霍爾班(Hans Holbein the Younger)那幅頗有名的油畫作品《使節》中, 夾在兩位衣裝華貴的使節中間的, 有地球儀、望遠鏡和尺規...



真蒂萊斯基自畫像

文藝復興時期荷蘭畫家小霍爾班的作品《使節》

(網絡圖片)



(網絡圖片)

自由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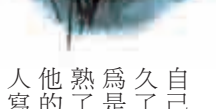


新一年開學季, 教育部發文決定對各地的高校校園書店數量、規模、書店性質、經營狀況開展摸底調查。在很多人看來, 這或是「倒閉潮」中掙扎日久的校園書店「一棵救命稻草」...

校園書店也倒閉

遐邇

燈下集



我們每個人都那樣的偏狹, 自己熟悉的、喜歡的, 在裡面浸淫久了的、像朋友一樣的東西, 就以為是最好的。書也是一樣, 我們讀熟了, 讀出了感情, 就會排斥其他人的書...

我後悔自己的唐突。我記得邵先生當年給我說完這句話時還特別說了一句:「這句話不能給張迷知道, 否則他會打我的。」今天的冷落, 叫我領教了厲者, 這比打死還要難受啊...

張迷和汪迷

蘇北

前不久我到「時光旅行咖啡館」講《紅樓夢》, 前「今生有紅樓, 人生不寂寞」為題講紅樓夢故事。我去時帶了三本書, 一套《紅樓夢》, 一本馬爾克斯《百年孤獨》和一本汪曾祺的《晚飯花集》...

我後悔自己的唐突。我記得邵先生當年給我說完這句話時還特別說了一句:「這句話不能給張迷知道, 否則他會打我的。」今天的冷落, 叫我領教了厲者, 這比打死還要難受啊...

依然沒有接話。屠屠又說:「邵燕祥, 這種除我之外, 估計沒幾個人知道。我對面的兩個美女, 都在媒體工作, 她們顯然是資深的一張迷」...

這一次飯局, 使我受了教育; 也讓我睜大了雙眼, 這個世界是多麼的豐富。有些飯是可以吃的, 而有些話是萬萬不能隨便講的。